



秋绪绵长

□司马小萌

过去喜欢唱、现在喜欢听——谭咏麟那首《爱在深秋》。曲，悠悠；词，凄切。情浓中的无奈，无奈中的依恋，依恋中的冷静，冷静中的坚强……必须用粤语演唱才够味。

著名京味作家老舍说：“秋天一定要住北平。天堂是什么样子，我不晓得，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，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”

口气很大。

都知道，北平就是北京。

我出生在广州，但九岁就来北京了。南娃随父母北上，无可无奈，立场必须坚定。于是若干年后，出现了一个“改造”成功的范例：对南方的湿热，叫苦不迭；而对北方的干燥，习以为常。当南来的朋友，直呼“风干气燥”，动辄流鼻血，我却一副天子脚下“大不客”的模样：“挺好哇，挺好哇！”

比较南方的温润，京城扬尘天气较多，每天不开窗，地面仍会落上薄薄一

层灰。楼上住的闺蜜小夏，每天“洗刷刷，洗刷刷”，没完没了拖地；另一闺蜜小孙，三天两头搓出百元大票，请家政全面打扫卫生。而我，视而不见。悠闲自得，快活得像鸟儿一样。

环境改造人，适者生存。

秋风瑟瑟。小区的叶，红了。红得如此热烈，极像我们的心。某君有诗一首，题目：《睡在一片树叶上》。浪漫得如此走心，以至于，我只记住这一句。

俺们体积有点大，断然睡不上去。但思绪，可以附在树叶上，随风飘飘洒洒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直至与大地融为一体。

小区里，邻居们瞄着黄栌和红叶，“咔嚓”不停；电视中，满山遍野的游客，人，从，众。接受秋的召唤，感受秋的魅力，摩肩接踵，此起彼伏。

春，有“春心萌动”；秋，有“秋意阑珊”。秋思秋情秋绪，显然比春思春情春绪，更含蓄，更深沉。面对即将到来的萧条，那种转瞬即逝的辉煌，带着一种淡淡的悲壮，成熟得一脸“高原红”。

这是一个季节的告别，并非一种情感的结束。冬三月，大把时间，让你反思，让你发酵，让你沉淀。“明日会更好”。带着无限憧憬，向未来三鞠躬。

这是一个季节的告别，抑又是一种情感的结束。就像谭咏麟的《爱在

深秋》：“有日，让你倚在深秋回忆，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，在这一刻的你，也曾泪流……”真不知，世间有哪种感情，能够克服万难，永恒不老。

兀自多情，兀自感伤。人类的脆弱，正好借着秋意发挥。

其实，爱了，就爱了吧，无需多虑；别了，就别了吧，无需遗憾。

据说，有个星球与地球相似度百分之九十几。一年有385天，也围绕着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。大气成分、运转周期，也和地球非常相似。它的表面，还可能存在液态水。它叫开普勒-452b，直径是地球的1.6倍，体积是地球的6倍。

可惜，离我们实在太远太远了。只能向着天边，向着太空，自作多情地挥洒我们的关切。

知道天边有个你。这，也许够了……七荤八素说了这么多。突然想起，这是一篇议论秋天的文章。于是，弱弱地问：秋同学，你同意吗？

和麻雀道别

□李固国

一只受伤的麻雀，从墙窟窿里挣扎到窗台上，怎么受伤的，不得而知。

它的双腿，已经不足以支撑体重，无奈地趴在那里；昂起的小脑袋上，一双圆圆的眼睛充满了绝望。鲜血，从凌乱的羽毛中渗出来；腿上也有伤，不知骨折了没有。

弱小的生命，总值得人怜悯和同情，我找来了双氧水，涂到了它的伤口处；又找来一点纱布，把它的腿简单包扎了一下。麻雀并不领情，带着侥幸和恐惧，努力挣扎。

邻居家的猫常来光顾，把它丢弃在窗台上太危险了。我找了一个废弃的鸟笼，用清水冲洗干净，里面放些米粒、清水，还有虫子，终于放下心来。

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些，因为有事，就开车出去了，第二天才回来。第一件事，我赶快过去看看鸟笼，经过这次劫难，不知那可怜的麻雀能不能活下来。

见到有人来了，小麻雀在笼子里马上活蹦乱跳起来。没想到，这可爱的小精灵，竟然恢复得这么快。我看看笼子里，虫子早被吃完了，米粒也消失

了不少；清水呢？洒得笼子里到处都是，大部分是它的杰作。

我提着鸟笼，到了院子里，挂在了一截短短的树枝上。小麻雀依旧害怕，蹦着、叫着、冲撞着笼子，一心想出去。

把它放生吧，我想，当初仅仅为了救它，没有一点伤害它的意思，做好事何不做到底呢！况且，自己对养鸟也没有兴趣，更没有经验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将会前功尽弃。

我打开鸟笼，想让它自个儿飞走。麻雀害怕极了，躲在笼子里一个角落里，有些颤抖。

没办法，我把手伸进笼子里，用手指推了它一下。受到推动，小麻雀仅仅移动了一点，依旧蜷缩在那里。

我走了几步，想让它自个儿离开。小麻雀终于站立起

来，警觉地看看四周，下意识地想逃走，一时慌乱，竟然找不到笼子的出口。

既然这样，我就过来，伸手抓住小麻雀，把它从笼子里拿出来。小麻雀挣扎着、叫着，极力想从我的手里挣脱。

我赶快松开手，让麻雀站在手掌上。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，它直起身子，展开翅膀，用脚一蹬我的手掌，飞起来了。

小麻雀飞起来，有点慌不择道，擦着我的脸，翅膀几乎触到我的眼睛上，“扑棱棱”升起。还好，刚到了我的头顶，它就清醒过来，转了一个弯，飞到了前面的树枝上。

它回过头来，挪挪脚，活动身子，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。我忍不住向前走了两步，想和它道别。

见我靠近了，小麻雀警

觉地看着我，继而跳到一根更远的树枝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似乎喊着让我离远点。我看着小麻雀，眼睛里满是温情，接着做了一个摆手的手势，示意它可以放心走了。

看样子，小麻雀不懂我的手语，又跳到一根更高的树枝上，还用叶片掩去了多个身子，一如既往不放心地看着

我。也就此时，有两只麻雀从别的树上飞过来，是不是它的家庭成员，也不知道，最后，它们三个混在一起，叫着，交流着。我再也分不出哪只是我救下的麻雀了，带着遗憾，不忍看去。

三只麻雀都飞走了。我心里有点失落，更多的是满足：当初救它的时候，就没有想到所谓的回报。

